

运河

初夏蒙山风雨行

■ 赵连友

春夏之交，天气多变，出发时还是阳光朗照的好天气，但待我们从山亭区驱车两个多小时赶到蒙山时，已下起雨来了。

记得2004年初夏，雨中游蒙山，别有一番情趣，时间虽已过去十几年了，但想起来犹如昨天一样清晰。

蒙山是座历史文化名山，地处临沂市沂蒙山区腹地。蒙山在我国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为春秋时期《诗经》内《鲁颂》“閟宫”篇，文中如是表述：“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这也是“龟蒙”最早的文献记载，龟者，乌龟也，蒙者，盖也。龟蒙的意思，为乌龟覆盖山顶，即龟蒙顶。由于龟蒙顶的山顶，恰似一群乌龟覆盖而意象得名，可见古人对于山的特征早已领会。

此后，蒙山迎来了万世师表——孔子，但何年登上蒙山已不可考，但是孔子是先登蒙山后又去登的泰山。孟子在《尽心上》中表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

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

雨中游蒙山，站在山下，举目望去，云锁雾绕中，巍峨的蒙山就像一位披着洁白婚纱的新嫁娘，忽隐忽现，绰绰动人。

过登山坊，拾级而上，至观瀑亭，一条瀑布从天而降，水泄入谷，振耳作响。据导游介绍：传说瀑布后面有一个洞，洞门500年才开一次，战

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臆与其师兄庞涓曾在此随鬼谷子王禅大师习文练武。我们下了一线天，绕过洞门，无缘见洞门打开，便弃此直上登天梯。天梯陡直险峻，我们借助铁索链艰难向上攀登，然后转过一个“仙狐戏龟”岩壁，不多时便到了雨王庙。

雨王庙有旧庙和新庙两座，并且座落在一起，香火极盛，即便是这样的雨天，游人依然接连不断。虽有雨王庙，但雨王究竟是谁却无人知晓。据介绍，蒙山有许多自然景

观，如美丽慈祥的睡佛山，形象逼真的猩猩石等，都因雨雾的遮盖而没能亲眼目睹。

由于雨大风急，我们只登上蒙山的第三大高峰——小云峰，就打了回程。小云峰虽不是最高，但站在其顶峰，看茫茫蒙山、幽幽森林、云海翻腾，对蒙山的雄壮、巍峨、秀丽已有了几分的感受。

蒙山风雨行，别样的感受，飞扬的想象，更增添了我们

对蒙山的怀恋和记忆。

雨中的蒙山，朦胧的蒙山，美丽的蒙山。

金银花开满院香

■ 李甫辉

前几天中午，我下班一回到家，便闻到一股芬芳。妻子兴奋地告诉我，院子里的金银花吐出花苞，又将开放了，这香气就是花苞散发出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喜滋滋的。

院里的金银花，是前几年从野外移栽来的。那年初夏，我和妻子到山里去看玫瑰园，经过一片野地时，看到路边的荆棘丛里有大片的金银花，长得重重叠叠的，藤条褐红青绿，叶子深碧，花儿或金黄或银白，香气馥郁。

我们怜爱极了，便走进花丛深吸嗅闻不已。临别时，我们连根轻轻扯拔几束带回来，将院里的泡沫箱填上土，把藤条栽植在里面，每天浇水。

也许是我们管理太勤，使

它有些消受不起吧，头年，这适应性强的金银花长势并不好，每天蔫搭搭的，叶子枯干，我以为它将要死了，只是叹惋了我们的白费功夫。妻子却不气馁，每天依旧松土、浇水，有一次，她竟买来花肥给它施肥。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那些植株终于活过来了，藤条相互缠绕向院墙攀爬，叶子卵圆形深碧，在藤上两片相对生长，每片叶子的腋下又生出短藤，藤终端是两小叶和两小叶腋处长出的两根长条形花苞。

每天早晨上班前或傍晚下班后，我便凑近来端详它们。它们也不负我的期盼。有时端碗吃饭，我来光顾它们，和它

们打个照面，那些花儿便用浓浓的芬芳来馈赠我的鼻肺，放下碗筷，我给它们浇水，它们的花骨朵金黄银白。和它们相伴使人心态年轻，我俨然回到童年。

打童年起，我就喜欢金银花。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色泽美，香气浓，更因为它们有益于人类，既好看又有用。金银花花朵及其整个植株都清热解毒，是很好的中药材。

小时候有一次，我下体毒热赤肿，妈妈按照医生的建议，用金银花藤煮开水给我洗澡，下体的赤肿竟然全消退了。

那时候，在家乡野外的树林里、堰堤上、菜园边，到处丛生着金银花，我们用金银花



编织花环
戴在头上装扮
玩乐，采摘金银花售卖供销社，用卖来的钱买书籍、钢笔和本子。

秀外慧中的金银花，护佑了我的童年，雅趣了我现在的业余生活，我将永以它们为芳邻。

小满时节

■ 贾兴沛

一脚踏过那个门槛
春天再也无法转过身去
此时
拔节后的麦子们
在阳光温暖的呢喃里
用丰满的意象
写一首田园牧歌

知天命之年
我真想有一场邂逅
在匆匆的人流中
与过去的自己
不期而遇

看三十年前的青葱岁月
是否荒芜成一片废墟
看曾经的爱情与友情
是否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看曾经忧郁的
眼神里的伤痕
是否被时间打磨成
光滑圆润的石头

也许
我已无法再遇见
过去的自己
也无法遇见
小满一样的岁月
即使是一场
虚拟的成熟
也会被冰雹砸倒
回望走过的路
我只能让生命的底色
晒足太阳

诗与歌

■ 毕四军

经四路那间书店很别致，墙上挂油画，窗台摆花草。靠窗处有一对软椅，中间放一个茶几，上面是一炷新燃的香。对于我们的到来，年轻的店主微微一笑，并无言语。于是，老友静静地选书，我静静地等待，音乐是房间里的主角……

没错，我就是在彼时第一次听到了莱昂纳德·科恩。低沉沙哑，阴冷灰暗，听得见的苍老。语言的障碍丝毫不影响音乐抑或嗓音的魅力，歌声像讲述隐秘的故事，也像旁若无人地吟诗，我凝神听了好一会儿，觉得更像是老灵魂在黑夜里密语。这让我起了鸡皮疙瘩，忍不住打破了书店里的气氛，一问一答，从店主那里得知了歌手的名字。

很遗憾，这位加拿大老人

已于2016年11月离世，享年82岁。这意味着他所有的音乐均是绝唱。

搜索并聆听他的作品，阅读与他有关的资料（《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最为全面），越发为之惊叹。作为音乐人，科恩在全球拥有千万歌迷，而他最初的成就却是文学。他写过两部小说，出版了九本诗集（其中《渴望之书》于2011年在国内出版，译者北岛、孔亚雷），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诗，他还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之后，他不断地写诗谱曲，一生出版过十几张专辑，曾获“音乐界奥斯卡”之格莱美终身成就奖。

隽永的诗句，以音乐的方式，不可抵抗地飞到全世界。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的地方”就是他《Anthem》里的歌词。

从作家、诗人到摇滚歌手，避世隐居，剃度参禅，如此跨界，莱昂纳德·科恩完成了文艺界最不可思议的华丽转身……不，所谓跨界只是我的俗见。在他看来，两者是一回事，自13岁起，他一直是音乐人，文学只不过让他的音乐更完美罢了。

记得数年前，在一个与文学有关的研讨会上，有人问著名诗人寒烟，诗与诗歌有什么区别？诗人笑了，当即做了阐述，意思是这原本不是问题。我听了不明就里，与自己的理解也相去甚远。几乎同样的问题，莱昂纳德·科恩却轻描淡写地说，“诗即是歌，歌即是

诗。”真的，就像听他的音乐，我再次被深深触动。人们盛赞他为摇滚乐界里的拜伦，称呼固然充满敬意，但明显纠结于他的特殊身份。我的意思是，也许只有他这样有着传奇经历，以及“跨界”体验的人，才会有这样身心合一的诠释吧。

书店听到的那首歌名为《In My Secret Life》，中文译作《在我的秘密生活里》，摘录一段，读一读或听一听：

在我的秘密生活里
我愤怒的时候保持微笑
我欺骗我撒谎
我做着身不由己的事情
好让日子继续下去
但我知道什么是错的
也知道什么是对的
而我愿意为真理而牺牲